



《典範的時代和理想的人格：王振鵠館長與 國立中央圖書館》寫作後記

顧力仁

國立臺北大學兼任副教授



民國 66 年 12 月先生接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時攝

「王老師與中央圖書館」這個主題深具意義，王老師於民國 66 年 3 月至 78 年 7 月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前後凡 12 年又 4 個月，任內有許多創舉，例如遷建新館、推動文化中心圖書館的建設、與圖書館學會合作發展自動化與書目網路、籌設漢學研究資料暨服務中心，成立「中華民國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合作組織」、舉辦「亞太地區第一屆圖書館學術研究會」、辦理「中華民國臺北第一屆國際書展」、創編《中華民國圖書館年鑑》等，這些不過是若干重要而為大家所熟知的部份，其他所在多有，不勝枚舉。而這些新猷不僅僅對國立中央圖書館，甚至對全國圖書館乃至於臺灣的學術界，到國際文化的合作與交流，都發揮了相當的影響。

王老師接任中央圖書館之前，已經在圖書館專業服務近 30 年，無論在教育、學術研究以及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深富經驗、享有盛譽，接任中央圖書館，是將老師的專業理念以及服務熱忱從局部拓展到更廣泛的範疇。若是說在民國 66 年以前，老師所有的人生歷練和專業經驗都是為了承擔爾後這 12 年艱鉅的館務而預備，並不為過，因為王老師在中央圖書館的 12 年間，諸事蝟集，責深任重，許多工作都是在「今天不作，明天就會後悔」的心情下毅然推動，而當時所擁有的資源祇能用「人既少、錢又缺」這幾個字來形容。

若要用「個人事業的頂峰」來描敘王老師在中央圖書館的這 12 年，絕對是不正確的，因為王老師所看重的是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而從不在意個

人的仕途，王老師不只一次婉謝教育部的邀請，最後是在盛情難卻的形勢下由學校轉調到公職，王老師曾經對於借調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回憶說：

六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我交卸了在師大的工作，當時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絲毫沒有一點高興喜悅的心情。總覺得面臨的是一個責任，一個很沈重的負擔。我可說是在好友策勵下，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到了中央圖書館。（註1）

也就是這個「戒慎恐懼」的心情促使王老師在之後的4,500個日子裡臨深履薄的推動館務，而成就了包括以上若干創舉在內的諸多貢獻。

這12年，對王老師來說固然是犧牲與奉獻，但也是專業理念的實踐，更是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履行其經世致用的社會責任，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央圖書館誠然是王老師施展抱負與理想的平臺；相應地，對中央圖書館來說，這12年也是館務發揮影響力的極致，不論是在硬體的建設或是軟體的充實，尤其是在精神上的凝聚，達到一個相當高的層面，甚至向外與國內和國際上的各友館，以及學術、文化各界聲氣相通，彼此聯絡。

先生在中央圖書館任內迭有建樹，但是並不代表過程都是平坦順遂的，相對的；先生走的是一條異常艱難的路，而且這一條崎嶇的道路還是先生主動所選擇的。舉遷建新館為例，在議起之時，即有人勸阻先生「官不要修衙」，一則因為蓋房子是件麻煩事，再則建築牽涉到利益，勢必要面對質疑、刁難、人情、壓力等，果然這些在新館遷建的過程中都碰到了，但是為什麼先生明知如此，仍然要作？因為先生知道新館代表的不僅僅是一棟建築，而是政府對圖書館事業、對文化建設理念的實踐，更是圖書館專業在臺灣紮根發展的一個契機，也是圖書館行業被社會接納肯定的一個指標。民國75年9月中央圖書館新廈啟用，一時間，譽聲四起，說明了8年遷建的辛勞沒有白費，也顯示先生當初所預期的完全正確。再舉推動自動化為例，先生於民國69年規劃臺灣圖書館自動化作業計畫時，與遷建新館一般，當時沒有幾個人寄予厚望，不要說軟、硬體皆無，

就連一般從業人員都沒有幾個人認識到自動化的必要和重要。先生曾回憶說若干同仁建議維持傳統作業方式即可，不必多事改動，而上級主管單位也沒有推動自動化的概念，更沒有經費的支持。（註2）其實先生說的還有所保留，當時反對的聲浪頗大，反對的人不僅袖手旁觀，並針對自動化諸多批評，對參與的人冷諷熱嘲，對若干主事者更是常予為難，當時只可用「寒天冰水，點滴心頭」來形容。但是到民國70年起自動化的成果就顯示出來，而且在國際上受到比國內更多的重視與肯定，這和當時的美國東亞圖書館不斷找尋中國文字電腦處理的新技術有密切的關連。自動化作業呈現的效益可能比遷建新館來的更大，因為前者具有國際上的影響和專業上深遠的後續發展。

本書書名之中所謂「典範的時代」指的並不是一個豐裕的、美好的、沒有任何問題的外在環境；恰恰相反的，「典範的時代」具有強烈的磨難和困頓的色彩，惟其艱辛困難，才能襯托出足以引領盼望的理想人格，而這種時代與人格之間的關係可以由「王老師與中央圖書館」這個主題中自然透發出來。

以上說明我為什麼要寫這個主題的緣由以及我對於這一個主題的體認，下面再談談在寫作過程中個人的一些感受。在寫這個主題的過程中，我非常享受，就好像在春日時躺臥在青草地、溪水旁，迎面既有春風，又沐浴在和煦的陽光中。凡是接近過王老師的人都能感受的到，他就像是和煦的陽光，享受過的還想再親炙。

讀王老師寫的文章、聽王老師講話以及追隨王老師作事，莫不有這種享受的感覺。老師所寫的文字，無論是學術性的論著、或是別人書前的序介，甚至是起草的公文書稿，還有所訂定的法條規章，都有一個風格，就是簡潔流暢、縝密周詳，而且遣詞典雅，淺白易解。有人說王老師所寫的序極具可讀性，不僅提要勾玄，點出要旨，而且能發原書中所未發，更能啟發讀者進一步去思考。事實上，這就是中國目錄學所強調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若要探求原因的話，那不僅僅因為老師具有深厚的國學根柢和專業學養，



還跟老師寬廣的胸懷以及練達的人情有關係。其次，說到聽王老師講話，無論是講課或是會議發言、總結裁示，也有像前者一樣的特色，就是精簡扼要、條理分明，而且各方面都顧及到。難怪有人說，將王老師所講的話逐字記下來不加潤飾，就是一篇好文章。再者，追隨王老師作事，往往會有一股驅動力在裡面油然而生，奇怪的卻是王老師並沒有許多耳提面命交待部屬。那為什麼許多人都這樣「自動向化」呢？推究起來，應該是王老師獨特的領導風格，若要說的再詳細一點，包括王老師永遠是身先部屬，一馬當先；維護同仁，勇於承擔所有的責任；尊重聆聽，充份授權，親切鼓勵，關懷需要。曾經是王老師的學生，並且也在中央圖書館擔任過王老師秘書的薛吉雄先生說：「老師對待同人，年長者尊敬有加，如兄如姐；年少者和和藹關懷，親如家人。」是非常貼切的描繪。

在寫作的過程中，每當我翻閱王老師自己的論著或是別人對王老師的描繪和記載時，就好像是回到過去王老師擔任中央圖書館館長時的那段時間，許多美好的記憶就像是一瓶倒翻了的香水，芬芳的香味一下子迸發四溢，上面所提到王老師給人的種種感覺都在我內裏翻騰，並且不自覺的流瀉到筆尖（我的初稿是寫在稿紙上）。尤其在寫作的過程之中，我還有機會能不時親聆老師的指導教誨，更令我覺得分外的幸運。所以，在寫作的過程中，我非常享受。

這本書的內容，透過了許多文獻，整理歸納而成。王老師著述豐富，而且遍及圖書館專業的各個領域，我直接將老師精闢的見解引用到書內相關的地方，其中最重要而特殊的是老師所著的《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這本書（據該書自序中稱由中央圖書館前主任蘇精教授協助所成），從其中我引用了許多老師的回憶，請老師直接向這本書的讀者分享他的人生睿智、專業理念以及所經歷的種種事與人。再者，從過去直到現在，不斷有人表達王老師所帶來的影響，包括中央圖書館前館長蔣慰堂先生、圖書館先進嚴文郁教授、教育部前部長朱滙森先生、輔仁大學文學院前院長盧荷生教授以及諸多王老師的學生、

部屬等，我也將他們所講的話直接引用在書內，其中最主要的一個資料來源是民國83年所編印的《寸心銘感集：王振鵠教授的小故事》，這本小冊由中央圖書館前主任張錦郎教授主編，篇幅雖然不多，卻滙集了許多發自內心對王老師的崇敬文字，而且是最貼近事實，也最直白的表達，透過這些表達，能幫助人直接認識到王老師待人行事真實的一面。此外，本書內每一章都挑選了一兩張能夠與內文相呼應的圖照，大多是勞請老師提供，以圖佐文，希望能收到「臨場」的效果。

「王老師與中央圖書館」雖然是一個認識瞭解老師茂績的重要剖面，但是並未將老師在其他方面的貢獻，包括教育、學術研究等，兼含在內，這些當是下一本書的內容，我暫時將它訂名為「王振鵠教授與臺灣圖書館」。如今，先將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也就是「王振鵠館長與國立中央圖書館」完成，讓我自己也能稍稍放心。

我要感謝的，也是眾多老師的學生和部屬們都想要表達的，就是謝謝老師，讓我能有機會作您的學生，不管聽您的課或追隨您作事，時間或長或短，那都是一輩子的福份，所得到的收穫和感受到的影響沒有任何時間和距離的限制。其次，是向師母在天之靈鞠躬致謝。在「王老師與中央圖書館」這個主題中，您看到的雖然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也是一位藹藹和煦的謙謙君子，其實師母無時不在老師的身旁，她始終隱身在後，但卻是老師隨時的幫助和支持。老師公私涇渭分明，在中央圖書館任內，師母絕少在大家面前出現。民國75年9月27日，中央圖書館新館啟用典禮的前一天晚上，部份同仁加班進行各項籌備，約十點半左右，師母偕同長女王佩琪小姐，坐著計程車，帶著大包小包的點心食品，還都是熱騰騰的，親自送到圖書館，代表老師慰問同仁的辛苦，如今，那一幕鮮活的就好像是昨晚一般。謝謝師母，您將老師照顧的無微不至，為的是老師再來引導關懷我們。

其次，我要謝謝政治大學圖書館前館長胡歐蘭名譽教授和清華大學蘇精教授，他們兩位都是王老師在中央圖書館任內的重要主管，鼓勵我寫有關王老師的主題，民國92及93年，在胡歐蘭

館長的提攜下，我先後寫了兩篇有關王老師的小文，也就是列為本書的兩篇附錄，分別是〈王振鵠教授與圖書館事業〉以及〈永遠秉持著誠與恆的信念：王教授振鵠先生論著述要及其學術思想〉，讓我有機會深入研讀並瞭解老師的著述與事功；而後，在三年多前蘇精教授蒞館鼓勵我以王老師為主題寫一本書。由那時開始，這個心願就一直在我心底，跨出這一小步，要謝謝他們的引領。

我還要特別感謝業師臺灣大學吳明德名譽教授審閱初稿並賜序，退休後常到臺大圖書資訊系系館查找資料，偶爾會見到吳老師，每一次他都關問王老師的近況。王老師在中央圖書館任內推動圖書館自動化作業及其他多項業務時，吳老師都應邀參與、全力投入，吳老師也是王老師推動中央圖書館館務的見證人之一。

我也要感謝華藝數位公司常效宇董事長慨然出版本書，近年我在教學上注意到華藝所開發的「線上圖書館」(Airti Library)，足以代表臺灣的同質資料庫與大陸的「中國知網」(CNKI)相較，並且向國際邁進。華藝的學術出版兼含電子書，能將作品普及到年輕族群。當我與常董事長接洽出版時，他一口承允，並且接受我任性地希

求降低書價、推廣閱讀的微衷。常董事長對王老師的尊崇令我感動；另外，他對圖書資訊理念的認識令我敬佩。在此同時感謝華藝學術出版社范雅竹經理以及謝佳珊責任編輯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出版諸事，他們所展現有如陽光一般的熱情和效率，令我非常感佩。

國家圖書館老同事杜立中先生協助我找尋中央圖書館過去的若干館務數據，這些數據不好找，他又輾轉洽詢館內其他單位，很費了一番力氣，補充了我需要的數據，好做王老師任內前後的比較，非常謝謝杜先生。也謝謝國家圖書館高鵬主任協助我申請若干圖片的授權，在接洽的過程中，讓我充分感受到過去曾經一起為圖書館努力過的同事友誼。

最後，將這本書獻給內子，感謝她一直陪伴我共同接受老師的教誨。

【附註】

註1：見王振鵠，書緣：圖書館生涯五十年（臺北市：王振鵠教授80榮慶籌備小組，2004），73。

註2：同上註，149-50。